

文和心

——《时光知味 岁月留香》后记 ■朱丽

有人说，喜欢文字的人都有一颗相同的心，是的，对这点我一直坚信。因为在文字中驻足、栖息，可以洗却人们行程中的尘埃和杂质，修得一颗清静心、一颗柔软心、一颗善良心。

喜欢文字始于儿时，功课做得最好的就是语文，而有文学梦却是从中学时代起，于是，便从没有和文字分离过，哪怕事务繁忙，暂时搁笔，却不会忘记读书，心也会一直在文字里徜徉。

曾记得中学时代，舒婷的小本诗集，被我翻得皱皱巴巴；汪国真的《热爱生命》曾一度沸腾我的心；沈从文《边城》的主人公翠翠仿佛就在我身边；鲁迅《药》里的老栓曾让我极度悲伤；夏洛蒂·勃朗特笔下简·爱的坚强激发了我向上的力量。还记得作文第一次被老师表扬时，自己偷偷地高兴了很久；还记得有一天我把自己的文章整理成一本厚厚的笔记拿给老师看时，老师赞赏的表情让我信心满满；还记得第一篇文章《神仙·老虎·狗》被刊登的时候，我开心得跑跑去。

这本书即将出版之时，我的这颗心就像一下子有了着落，有了一个休憩的驿站和停泊的港湾。我近几年的心血都凝聚在了这里。在这里，可以找到我的思想、情感、记忆、梦想、行程，还有我的努力、执着、快乐、辛酸、无奈、昂扬以及对生命的感悟和求索，对爱的珍惜和感动，对未来的畅想和展望。在书里可以找到一个全然未知的我，我就在这里，从没有和文字分开过。

有朋友问过我：你的灵感是怎么来的？其实，写作的灵感来自于一颗易感易知的心，而这颗心的获得，需要阅读和行走。当你腹中有诗书，人生有阅历，何愁没有落笔的灵感，你的脑子被拥挤着，不去用笔释放都不行，这颗心，自然就变得易感易知了。社会生活、山河岁月、青春友爱、人生取舍都会成为我笔下写不尽的素材。文和心，就是这样融在一起，不可分割。

在写作过程中，我也经常会有困惑，但很少是因为选题。有时候，有好多想写的，但就是不知如何去表达，也许是希望寻找一种最好的表达方式，思来想去，总觉不好，所以迟迟下不了笔。一次次困惑，让自己咬着牙度过，不管如何，写出来再说，结果动起来总会是有所收获，总会是令人愉悦的，在得到大家认可的时候，在困惑中也成长了很多。此书也是在困惑中所得，所以，我感谢困惑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工作之余，几乎所有的时间

都用于写作，种种别的兴趣爱好都抛却了，是很辛苦，也放弃了很多，付出了很多，但心里的踏实感不可言喻，这种心灵的富庶，不是别的什么可以取代的。那种创作的激情，是心灵与情感的碰撞与触发，是生命与爱的一种相通与相融。文字就是心灵的一种抵达，在这个行程中，我们愈发懂得了真善美的意义和价值，也愈发懂得了一颗真实、素朴的心是我们人生的回归，我们的世界本就无须雕琢，只是眼和心有时偏离了轨道。

生命里，谁不是在欢乐和悲伤中度过，当我们回首往事，那曾经挂着晶莹泪滴的过往，早已被岁月风干，幻化为向上的力量和勇气。我们终是明白了，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人有恋旧情结，愿意回忆匆匆往事，因为往事丰盈了我们的生命，那曾构成我们生命的片段，都是岁月的一种馈赠，其实它早已在时光中留下缕缕暗香。故此，此书我命名为《时光知味 岁月留香》，这份来自生命的原香，我会把它珍藏在心里，珍藏在书页上。

一本书，就是一位作家一段时间的成长历程，读作品也即读作家。这本书所收录的我的每篇作品，都是一定时间内一直萦绕我心的真实情感的抒发和表达，没有半点的牵强和刻意，完全是自然流露，不矫揉造作，不虚词诡说，不夸张蓄势，把生活和真情藏在里面，让读者自己去体会一个真实的我，去感受只有真实才能赋予作品以“真正的价值”，不管当下如何，无愧于内心，无愧于读者，才是我的追求和一直遵循的写作原则。

比如，我写《婆婆的年》，从刚刚进入婆家门，就对婆婆的辛苦操劳看在眼里，藏在心里，尤其是过年时，婆婆为了家人的幸福，周到周全、默默付出、无怨无悔，更是让我感动于心。从不知疲惫的婆婆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千千万万个劳动妇女，“她们或许说不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，没有思考过生命意味着什么，也不知道还有别的更新鲜的过年方式，但她们知道全家人一起过年的团圆和温暖是多么重要”，“我想，也许就是这个忙碌的母亲的身影，一双双母亲向我们眺望的眼睛，牵动着我们的思乡情，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……”我的感情在慢慢地升腾，当再也无法控制，便诉诸笔端，用文字去传达内心的语言，把情感寄托于字里行间。此时，文字便成为爱的载体，爱也因文字而换一种方式依存。生命中的爱和真情，就如同溪水潺潺流过，月儿弯了又圆，风吹动流云，自然得无以形容。爱本自然，情本简单，成文亦自然，文和心便永远相连。

我写回忆性文章时，很多记忆都是从不曾离开过我的心的，像《母爱温暖的岁月》《忆姑

父》《叔父的信》《温暖的红裙子》《潜藏的家风》《饺子的回忆》等文章，都是不得不写、无法不写的心里话，所以我从没想过要如何才能写好这些文章，我只是想着和读者共同回忆一起成长的岁月，抑或让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的读者感受我生活的那个年代，这样的情感共鸣才是我内心深处最需要的，不是为写而写也一直是我最欣赏自己的一点。我爱我的亲人、朋友、爱人，我爱我的父老乡亲，他们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不会老去，甚至像一棵生命力旺盛的树，愈来愈葱茏繁茂，愈来愈挺拔坚韧。那些旧时光里的老故事，是我心灵深处的回音，犹如激荡在空旷的山谷和幽深的丛林般余音绕梁，让我重新找回生命的原乡，在最初的感动里与爱邂逅，与灵魂相依。

海子说，“从明天起，做一个幸福的人/喂马，劈柴，周游世界/从明天起，关心粮食和蔬菜/我有一所房子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，他该有怎样一颗渴望远离尘嚣、企图摆脱尘世的羁绊与牵累的心，才能写出如此轻松欢快、令世人垂青的诗句来！他是一位用心灵歌唱的诗人，让我们在尘世里寻得精神的皈依。智利当代著名诗人聂鲁达写道：“我喜欢你是寂静的，仿佛你消失了一样。你从远处聆听我，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。好像你的双眼已经飞离远去，如同一个吻，封缄了你的嘴。”他何以写出如此叩击心弦的爱情诗，几乎成为情诗的代名词，正如他所说：“义务和爱情，是我的两只翅膀。”他的爱情让他无论遭遇再深的苦难，也能在生命中保留一份纯洁的希望与幻想。他为中心的缪斯女神写尽优美断肠的诗句，只因他的诗中有心，心中有诗。流传至今的作品，皆是作家、诗人用心灵与世界的对话，没有心，何以有文？

我的作品以节奏明快、主题向上为主，我希望带给读者的，是积极勃发的力量和无畏的勇气，且让读者感受到生活的幸福和美好，珍惜现在，珍重未来。但曾有一段时间我的生活处于低迷状态，郁闷压抑，悲伤难耐，我的文中怎么也没有了往常的阳光和明媚，我试图回转，但却不得不遵从内心，因为手中的笔根本无法控制，它只和心同悲伤同欢笑。

文学一直被视作第二生命，它是神圣的、伟大的，我从来都是用一颗不染尘俗的心去走进它，去敬仰它。我曾不止一次问自己，如果有一天我再也写不出一个字来，我该怎样去面对自己的心，哦，我还有心吗？我坚信这个担心是多余的，因为我的心将一直在文学的道路上追逐、行进、求索，永不停息，永远向前。

谨以此书为自己近年心血作结，自慰之余，激励自己创作。因水平有限，还望读者朋友多多指正，疏漏之处，请多多包涵。